



佚名著

# 林公案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**林 公 案**  
**佚 名 著**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  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850×1168毫米 1/32 10.5印张 258,000 字 1988年5月第1版  
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69,000 定价：2.45 元

ISBN 7-202-00079-2/I·7

---

## 出版说明

---

本书是一部与《包公案》相媲美的优秀公案小说，作者名姓无从查考，成书年代与《包公案》大致相同，均属晚清民初的作品。

本书以清末被时人称为“林青天”的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一生办案经历为线索，从而成功地塑造了林公清正廉明、不畏邪恶、勇于执法的清官形象。书中主要有雪洗与妹通奸案，谋杀贤臣，侠女救书生，响马追踪，活捉盐梟，恶霸行凶，林公受困，报德追赃，侠士锄奸，智破奸姑杀嫂案，美姬设计，失官盗印，直言弹劾权相，虎门销烟，忠勇见疑，奉旨平番等曲折离奇的故事。

书中聚社会各类人物于一起，清官、侠士、商人、平民、奸佞、盗贼、流氓应有尽有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，使人形象地感到清官的可敬，侠士的可爱，商人的可叹，平民的可悲，奸臣的可恨，盗贼的可怖，流氓的可憎，心中倏然升起一种浩然正气和民族爱国热情。书中的情节，开阖跌宕，既有林公的大智大勇，也有奸相的诬蔑陷害；既有侠义之士的超群武艺，也有盗贼狡诈与凶悍；既

有温情脉脉的天伦之乐，也有惊心动魄的厮杀场面。总之，本书情节紧张，扣人心弦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《林公案》一书从其思想内容到故事情节，在公案小说中属上乘佳品，连闻名遐迩的《包公案》也无出其左。然而由于诸种原因，大陆读者知之甚少，实为遗憾，现重新出版，以补憾缺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作者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对主人公林则徐的愚忠思想持称颂的态度，对响马、绿林好汉、“盗贼”一律排斥、鞭笞。殊不知处于清朝末年，大清王朝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异常激烈，战乱频仍，民不聊生，许多生民为生活计，铤而走险，成为响马、绿林好汉、“盗贼”。所以，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这部历史公案小说时，要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，来审视阅读，这样会对中国近代史，尤其是鸦片战争史，从一个侧面进行反思，从而提高自己的历史扫视力。

## 目 次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| 试秋闹良材获售<br>参县幕奇案亲查   | ( 1 )  |
| 第 二 回   | 片言折狱名重公卿<br>老役缉捕石打太守 | ( 6 )  |
| 第 三 回   | 身入谏台揭参降时<br>心存叵测谋刺贤臣 | ( 12 ) |
| 第 四 回   | 爱贤才老师荐幕友<br>入险境侠女救书生 | ( 16 ) |
| 第 五 回   | 长途仆仆响马追踪<br>良夜迢迢霜锋飞至 | ( 20 ) |
| 第 六 回   | 以德服人释放刺客<br>告养归里饱受虚惊 | ( 25 ) |
| 第 七 回   | 访能人酒客说真话<br>受愚弄干役入牢笼 | ( 29 ) |
| 第 八 回   | 捉盐梟老谋深算<br>访恶霸微服私行   | ( 33 ) |
| 第 九 回   | 金鸡湖恶霸行凶<br>白石洞贤臣受困   | ( 38 ) |
| 第 十 回   | 遇义侠林公脱险<br>入江湖恶霸弃家   | ( 43 ) |
| 第 十 一 回 | 侠恩爵讨差拿要犯<br>莽杨彪出手打高僧 | ( 48 ) |
| 第 十 二 回 | 首凶正法大快人心<br>义士探庄共商良策 | ( 53 ) |
| 第 十 三 回 | 探葛庄杨彪陷机关<br>拿恶棍幼德奋神勇 | ( 60 ) |

- 第十四回 史大娘报德追脏.....( 67 )  
邱船主以寡胜众
- 第十五回 旅店遇凶徒瓮中捉鳖.....( 74 )  
输情通寡妇海底翻澜
- 第十六回 宿山村侠士锄强.....( 81 )  
奉上谕贤臣升任
- 第十七回 酒客忘形说出逃荒恶习.....( 86 )  
吏胥结党串吞赈济巨金
- 第十八回 亲勘灾荒扫除积弊.....( 92 )  
略施小技惊走群雄
- 第十九回 赴东河巡视三门砥柱.....( 98 )  
登北岸瞥睹双手拔船
- 第二十回 无心获正犯解案销差.....(106)  
有意吐真情同仇敌忾
- 第二十一回 利国驿巡抚被掳.....(111)  
抱犊峪名捕购线
- 第二十二回 史林恩弃暗投明.....(116)  
张保仔兽心人面
- 第二十三回 任封圻保障东南.....(121)  
查漕弊救济州县
- 第二十四回 买缸寻衅巧遇名家.....(126)  
聚众复仇又逢大吏
- 第二十五回 捞浅拉舟又遇运河冰冻.....(131)  
奸姑杀嫂构成命案奇冤
- 第二十六回 遭诬陷无辜被逮.....(136)  
得真情奋勇缉凶
- 第二十七回 帮匪囊空渔船遭劫掠.....(141)  
令尹智短幕客弄玄虚
- 第二十八回 帮头充巡捕化装查案.....(146)  
邑令接公文添差缉凶
- 第二十九回 王安福奋勇捉帮头.....(151)  
史林恩渡江获要犯
- 第三十回 访命案跑堂泄真相.....(156)  
缉凶首县署请添差

- 第三十一回 悍帮头菜馆遭擒获.....(161)  
小粮户茶肆发牢骚
- 第三十二回 茶肆无聊畅谈漕弊.....(166)  
慢藏海盗忽见奇人
- 第三十三回 侠丐入冰筵怅怀陈迹.....(171)  
贤臣费规划重整漕规
- 第三十四回 秋汛届期履勘襄河险要.....(176)  
堤防巩固奏报江汉安澜
- 第三十五回 施老海小试富阳法.....(181)  
黄爵滋请禁鸦片烟
- 第三十六回 厉烟禁加重论罪.....(186)  
拟复奏附列良方
- 第三十七回 陈锦堂戒烟得美缺.....(192)  
杨天德匿怨访同僚
- 第三十八回 至友告讦变生意外.....(197)  
美姬设计妙绝人寰
- 第三十九回 助力感恩委身擅宠.....(202)  
失官盗印报怨相当
- 第四十回 奏请禁烟维持银价.....(207)  
拿获贩土重拟罪名
- 第四十一回 美凤姑乔装护亲夫.....(214)  
贤观察奉委访猾吏
- 第四十二回 遇樵夫问路历险境.....(219)  
见逃犯假意说卑词
- 第四十三回 缴枪如邱山当场烧毁.....(224)  
拯民施丸药普渡众生
- 第四十四回 论烟害追源往事.....(229)  
闻严禁运动权奸
- 第四十五回 权奸得贿倒行逆施.....(234)  
公愤难平上疏抗议
- 第四十六回 尤协镇狂妄辱钦差.....(240)  
邓制军直言论权相
- 第四十七回 移檄英主会禁种烟.....(246)  
传谕夷贩呈缴存土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十八回 | 绝供给降服英领事<br>缴鸦片稟复林钦差     | (252) |
| 第四十九回 | 移节虎门收缴烟土<br>激恼领事遣回夷船     | (257) |
| 第五十回  | 撒盐灰销毒务尽<br>验水量夹带难瞒       | (262) |
| 第五十一回 | 伤害林维喜交涉人命<br>会同关天培添建炮台   | (267) |
| 第五十二回 | 义律霸阻夷船入口<br>英皇怒派军舰示威     | (272) |
| 第五十三回 | 奸夷轻启兵端损船折将<br>水勇火攻匪艇烂额焦头 | (277) |
| 第五十四回 | 澳门交兵英将披靡而遁<br>定海失守林公忠勇见疑 | (283) |
| 第五十五回 | 功罪倒持林总督去位<br>昏庸渎职琦中堂私和   | (289) |
| 第五十六回 | 失虎门关提督殉国<br>战省河杨参赞扬威     | (295) |
| 第五十七回 | 赔兵费捏词朦听<br>垦边疆遣戍立功       | (301) |
| 第五十八回 | 长都统殉难乍浦城<br>陈提督炮毁英兵舰     | (307) |
| 第五十九回 | 良将阵亡议和辱国<br>贤臣开复奉旨平番     | (313) |
| 第六十回  | 化民释怨匪患肃清<br>暴病归真全书结束     | (319) |



## 第一回

### 试秋闱良材获售 参县幕奇案亲查

话说林文忠公则徐，本是福建侯官的世家子，生于乾隆五十年，自小聪颖异常，十三岁应郡试，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；二十岁中式举人，即为闽清县谢选门邑宰延去，佐理案牒，平反两件离奇冤狱，声名大震，一件是杜成妒杀倪根案。

杜成妻许氏，当堂供认凶首非杜成，指为陆大，陆大备受刑讯，不堪其苦，已经诬服；亏得林公偶阅供词，因情节可疑，遂同邑宰私行察访，查得那杜成家居闽清东城外，父母俱没，幸亏母舅陈大松抚养成人，并且替他聘娶许氏为妻；成婚以后，夫妇俩亲热非常。杜成向在城内米铺中当伙计，朝出暮归，习以为常，有一天，杜成于午后回家，走到里门相近，有三四个顽童，正在那里游戏，瞥见杜成走来，齐声叫道：“杜乌龟，今天为什么绝早归来？”杜成含怒问道：“你们叫俺乌龟，是何道理？”顽童答道：“你们老婆，常与倪根同床共枕，你不是乌龟是什么？”杜成闻言，气得两眼发直，一脚边赶到母舅家里，将顽童之言，直告舅母陈刘氏。刘氏劝道：“顽童含血喷人，不足取信，你家比邻而居，从不曾见有野汉子出入，你莫多疑！”杜成呆想了一回，打定主意，告别回家。许氏迎问道：“今天何故绝早归来？”杜成捏词答道：“朱家桥谢海观，欠店中米价，屡索不偿，店主派俺去坐索，大约有二三日耽搁，恐你在家悬望，特来告知。”说时假意收拾了雨具，转身而去。许氏送到门口，叮咛而别。

杜成仍到米铺中，照料门市；直到黄昏人静，重又回到住宅后面，潜伏在屋角边，守了一回，遥见一人，蹒跚而来，借着月光看去，果然是倪根。见他走近后户，向门上弹指三下，许氏开门迎入，随手将门关上，匆忙间忘却加门，杜成看得清楚，按住了心头之火，走到舅母家中，将目见之事，告诉一遍。陈刘氏竭力劝解，叫他不要动武，恐怕闹出人命官司来，不是要的。杜成早有成竹在胸，转身出门，一手掣着藏在身边的钢刀，径奔自家后户，推门而入。悄悄地走入许氏卧房，其时灯光已熄，他就蹑足走到床前，伸手摸索，捉得一条发辫，右手挥刀向颈项中猛砍。把倪根脑袋砍落，待要捉摸淫妇时，却已不知去向，疑她逃往舅母家中，忙将凶刀抛弃烟囱中，向舅母家奔来。

陈刘氏见他满身血污，吓得目瞪口呆！杜成说道：“奸夫已被俺杀死，淫妇却吃走了，可有逃来没有？”陈刘氏答道：“没有逃来，人命非同儿戏！你还是远走高飞暂避官司。”说着取出袍褂，叫他洗手更换，把血衣焚毁，时已三更以后，杜成就叩谢而别，逃往福安裕康米铺中为伙。那陈刘氏自杜成去后，守到下午，不见许氏动静，亲往探视，许氏含笑相迎，接入卧室中坐定，刘氏留心察看，房中一切如常；非但不见倪根尸身，并且杀人痕迹也没有一点。便向许氏问道：“杜成昨晚回来没有？”许氏答道：“他到朱家桥去讨米帐的，故没有回来。”刘氏坐了一回，回到自己家里，只道杜成撒谎，并未将倪根杀死，等到丈夫回家，就将此事告知，互相猜测，终究莫名其妙。

光阴迅速，已隔了七八天，许氏一面央求陈大松到朱家桥去找寻杜成，一面亲往米铺中询问，方知杜成不别而行，店中并未差他去讨帐。许氏只好恳托大松留心找寻。她因一人住在家里害怕，借住在陈家。终日帮同操作，足不出户，陈氏夫妇见她如此，竟不信她有外好。

当年冬季，大松因事赴福安途遇杜成，讶然问道：“你在此作什

么计生？”杜成略述经过，未问许氏近状，大松就把许氏敛迹守范的近状，详述一遍，并劝杜成速归。杜成心中虽然疑惑，只因其事既未张扬，回去谅无妨碍，即向店中告假，舅甥二人，结伴回家，许氏见丈夫归来，殷勤备至，小心伺候，杜成见她已经痛改前非，遂与她和好如初，同在母舅家中吃过晚饭，方才回家。

到了卧房中坐定，杜成开口问道：“听说东村倪根被人杀死，究竟确不确呢？”许氏含笑答道：“何苦假惺惺作态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”杜成笑问道：“当时你躲在哪里，尸身怎样收拾的？”许氏答道：“我正在睡梦之中，忽听得房外脚步声，料定是你，此来必无善意，我就悄然下床，攀登橱顶，见你持刀入房，把倪根杀死，觅我不得，开后门而去。我就从橱顶爬下，点灯照看，只见满床血污，倪根身首分离，死在血泊之中，留着岂非祸胎，料想你也不能立刻归来，就想出一条毁尸灭迹之计，便取切菜刀将尸支解，放在锅中煮烂，一面收拾血污，尸体煮烂之后，将骨取出，藏在箱中，肉糜就用米糠拌和，按日饲猪。所以第二天舅母来此，不曾看出破绽。”杜成听罢，说道：“你的心肠狠毒极了！”许氏很不耐烦似的答道：“你杀了人，留个尸身在这里，我若不毁尸灭迹，人命官司，非同儿戏，此时早弄得你无家可归，那里能逍遥法外呢？”杜成笑道：“往事丢开，以后但愿你谨守妇道，不再和无赖勾搭就是了！”说罢，夫妇就寝。

哪知隔墙有耳，夫妇俩的私语，已早被人听得明明白白，原来杜成贴邻有个陆大垂涎许氏美色，无奈许氏心向倪根，不去理会他，因此衔恨在心，常思报复。两家只有一墙之隔，许氏房后，便是陆大家的毛厕，当夫妇俩私语时，恰巧陆大在毛厕中出恭，夜深人静，听得很为清楚，暗想：许氏他家既有此等之事，真是报复的好机会。打定主意，回到卧室中去睡觉。

次日起身后，便去找倪根的胞兄倪大，说明一切。倪大听得兄弟惨死，怎不气苦，便道：“俺即往告状，烦君为证。”说着两人

同至县前，找寻书吏，写了状子，投入衙门。邑宰谢选门阅状批准，差提杜成、许氏到案，先问杜成何故杀死倪根？杜成供道：“小人不敢杀人。”选门怒道：“你不杀人，倪根如何失踪。”杜成诌供道：“小人今年二月初旬即到福安裕康米铺中为伙，实不知情。”选门遂提许氏上堂，问道：“杜成是不是为妒奸杀死倪根？你须照实供来。”许氏道：“状纸上载明倪根何时被杀？”选门道：“四月十九夜间。”许氏供道：“吾夫二月初四即赴福安。直至昨天回来，岂能杀人！”选门道：“你既回护丈夫，着你交出倪根来。”许氏答道：“倪根已于四月十九夜被人杀死，叫小妇人何从交出？”选门大怒道：“好一个利口妇人，既说你丈夫不能杀人，如何又说倪根被人杀死？倪根既然被杀，必有凶手，你纵然狡猾，也逃不出本县眼目，正凶非尔丈夫，就是你这泼妇。”许氏故作惊恐，吞吐说道：“事至今日，小妇人也不能顾恤廉耻，只好从实招供了！原来小妇人未出嫁时，被原告陆大引诱成奸；既嫁杜成，与陆大踪迹渐疏，旋因吾夫在米店为伙，在家日少，又被死者倪根势迫利诱，不合与他往来，后来事机不密，被陆大探悉，乘那夜倪根至小妇房中相会，陆大就越墙而入，当时小妇人闻声惊醒，倪根已被杀死在床，身首异处，小妇人吓得魂不附体，正待呼救，陆大向我说道：“你如呼喊，马上一刀两段，如其帮我毁尸灭迹，非但无事，以后重续旧好，还你快乐不尽。”小妇人怎敢与他相拗，只得允从。当时他就将倪根尸身，砍成七八段，放在锅中，煮成肉糜，拌糠喂猪，一面命小妇人将房中血迹，打扫干净，不留丝毫痕迹。以后陆大便时来缠绕，岂知此人心毒异常，又欲将我夫一并害死，与小妇人作长久夫妻，小妇人不答应，他便一计不成，又使一计，教唆倪大，捏词告状。还望青天大老爷明鉴。”选门得供，颇觉有理，即提陆大到堂对质，许氏一口咬定，口讲指划，情景如绘，奸出妇人口，陆大有口难分，惟有叩头呼冤，当将原被两造，一并收禁，以后历用刑讯，许氏坚执前供，选门信以为

真，遂用严刑鞫讯陆大，陆大不堪其苦，诬服画招，冤狱构成。  
要知林公如何平反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片言折狱名重公卿 老役缉捕石打太守

且说陆大受刑不起，只好供认杀死倪根，许氏为帮凶；尸身支解饲猪，无从检查。知县谢选门终觉情节离奇，不敢冒昧定案上详，便与林公商议。林公把陆大与许氏的前后供词批阅一过，向选门说道：“此案情节离奇，据常理而论，陆大如果真是凶手，早已远走高飞，岂肯反做见证，同倪大来县告发？可疑者一。世间只有淫妇恋奸情切，谋杀亲夫，而许氏偏偏回护亲夫，可疑者二。此中颇有不尽不实之处，还须密查暗访，求个水落石出，且慢申详。”

选门就将访案之事，托了林公，林公允诺，即日出衙，到杜成家近邻借端探问？四邻答话，各不相同。陈大松当然庇护杜成，回答林公说：“杜成是二月初旬赴福安去的。”有的说四月下旬出门的，有的回答不晓得。当下林公探不出端倪，回答衙门，派干役到福安裕康米铺中，查问杜成到店日期，不料经理向荣，早已接到杜成来信，便也不肯吐实，只对公差说二月初五到此的，公差回复林公。

林公见查不到证据，只好从犯人身上着想，便叫选门赏一席酒菜给陆大与许氏，吩咐看役引二犯到空室中同饮，不许有人在旁照料，选门依言，林公跟着挑酒菜的到监狱中，潜伏在空室隔墙窃听，差役引男女二犯到得室中，说明你俩已经定案，明天就要处决，我们牢头，因你们多有孝敬，于心不忍，故特备这一

桌酒菜，请你二人吃喝，也不枉生受你们的孝敬。如今我还有事出去，你二人且开怀畅饮，叙叙旧情。”说着径自去了！

那陆大长叹一声，对许氏说道：“你这淫妇，害得咱苦也！本来咱不晓得倪根是谁所杀，只因杜成还家那天，听你在房中一五一十的告诉他，杀人凶手，明明是杜成，你如今竟含血喷人，一口咬定咱是凶手，你真心毒极了！”许氏很自在的说道：“偏你的心不毒，你下此毒手，欲置咱们夫妇俩于死地，你要咱的性命，咱才一口咬定你争风杀人，事到今日，你终究害了自己，脑袋搬家，也是很爽快的事啊！”陆大怒道：“好好好，你这淫妇，既如此狡狴，咱明日死了，也不能放过你，闽清县堂上，容你扯谎森罗殿上，看你躲赖得过？”二人正自你一言我一语说着，不防此时林公推门而入，吓得许氏面如土色，陆大却一惊一喜，认了林公一眼，连忙起立说道：“大老爷！许氏已经说出凶手是杜成，想大老爷也当听见，还望大老爷伸冤。”林公一壁点头，一壁向许氏说道：“你二人的说话，我都听得，你也不用诬攀。要知杜成杀奸，罪或可恕，你以前的行为虽不正当，此次回护亲夫，情本可原，只不该诬攀陆大。且待县尊酌议定讞。”说着便出狱往告选门，选门立刻传齐差役，提出陆大、许氏、杜成等审讯，先问许氏。许氏知难狡赖，照实供招。杜成也照直供认，陆大无罪，当堂开释，杜成、许氏还押。选门退入签押房，即请林公主稿申详，拟定杜成、许氏徒罪，成全了二人性命。因此都称谢选门为谢青天，却不知出自林公一手。

隔了半年，闽清西乡朱村，有寡妇王周氏，膝下无儿，单生一女，名叫秀姑，爱若掌上明珠，赘婿何金生，素性刚强，夫妇时常勃溪，周氏本欲以婿作子，见他脾气太坏，由此不悦，遂过继族侄永福为嗣子，金生也并不介意，时值新年，小夫妇俩又因细事口角。永福竭力劝解，即邀金生同往镇上游玩解闷。

恰巧镇上敬神演戏，郎舅二人，挤入人丛中观看，一刹时金

生忽失所在，永福只道他往别处，不与为异，晚间独自回去，并不见金生踪影，一连隔了三日，不见金生归来，始出寻访，杳无踪迹。村中好事的人因金生夫妇口角之后，又与继子同出，就发生出了种种怀疑，茶坊酒肆中，窃窃谈论此事，后来被金生父何子青所知，托讼师撰状，捏词赴县控诉，禀讲继子永福与妹通奸，恐婿金生显扬丑事，共同谋杀。

时值选门入秋闱为分校官，由代理知县许鼎阅状批准，提王寡妇及秀姑、永福到案，严加鞫讯，三人初时极口叫屈，一无供述，遂用刑讯，唉！三木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，况妇老女弱，那里耐得住痛苦，只好诬服，永福亦惟有含泪供认。选门回署，林公将此案告知，选门提王氏及子女三人审讯，公立屏后窃听，三人供词如一，并无翻供，选门向林公问道：“三人供词合一，似无可疑之处。”林公答道：“三人供词合一，虽无可疑，但原告讲述赴镇观剧后谋杀，次日假讲失踪，至今尸骸未得，生死未明，倘冒昧定案，一旦何金生复出，又将如何？”

选门深赧公言，正拟详加讯问，忽接臬司来文，飭提此案解省。

原来钱臬司与许鼎有些亲戚，许鼎交却闽清县事，晋谒县司，自炫其能，详述申明此件杀婿案，钱臬司信以为真日久不见解省，只道已受贿私和，姑用札飭提省，选门飭吏检齐案卷，由林公主稿，详述此案疑点，连同三被告一并解省；臬司批阅全卷及详文，即送发审局细心研讯，该局委员，都是具有断狱经验的。一经审讯，即知有冤，连问几堂，仍无确实供词，只好发回原县，选门即委林公代审。

林公将三人隔别，不容见面，逐一询问，尸首饲猪狗，脑袋曾否割下？三人供词各异，王姬供不曾割；秀姑供割下的；永福供由母亲经手，咱不晓得。林公不加追问，但说人命非同儿戏，你们岂可随口乱供，仍命还押。林公退语选门道：“案情不实，已



见端倪；否则共同杀人，安有割头与否，供词各异之理？”选门问道：“三人自甘诬服，将何以雪此奇冤？”林公道：“欲雪此奇冤，非何金生到案不可，当悬重赏以求之。”选门依言，悬赏二百两找寻金生，赏格上却注明王氏母女为他失踪，诬服杀人，金生到案，可救王氏全家云云。

赏格遍贴通衢，适为永泰县木客陈小亭所见，想起行中新近用一伙计，面貌口音与赏格所载相同，自称金何生，定是何金生化名，立即回到行中，一见金何生，劈口就问道：“你要害死王姓母女三人了！还不快回去？”此人当真就是金生，闻言吓得目瞪口呆。小亭即出抄录赏格，给他阅看，金生披阅一过，大惊失色！立即辞谢行主，星夜赶回闽清，自行投案。

差役入内禀明，选门立传金生到签押房询问，金生道：“此次出门，并无别意，只因吾妻憎厌我是穷措大，屡屡口角，心中气愤，打算出去做伙计，省吃俭用，积蓄了几百金，然后回去，免受床头人憎厌；不意累及他家蒙此不白之冤，真非我始料所及的。”选门即将王氏母女及永福一并开释，秀姑一见金生，泪如泉涌，泣不成声，选门慰谕了几句，四人拜谢而归。从此秀姑与金生和好如初。

选门因事晋省，谒见臬司，禀明此案结果。臬司赞道：“你真干练明白，若凭许县尊之言，贸贸然定案，一旦金生出首，那就非同儿戏了！”选门说道：“此非卑职的明达，实赖林元抚孝廉襄赞之力。”选门以后到处替林公揄扬。

关抚张思诚慕林公才名，延入幕府，办理摺奏。张抚知林公有断狱奇才，遇有疑案，必与公商酌办理，旋有龙溪巨绅郭太史晋谒张抚，面禀龙溪迭出盗案，郭家也屡次去失珠玉金银，请张抚严限破案，以靖地方。张抚即飭漳州知府李栋勒限严缉，日久一无所获，被盗绅商具禀向抚辕申诉，陆续不绝共有二十七起。失赃俱在万金以外，张抚与林公磋商办法。林公答道：“龙溪为漳